



又见桃花

□应忠良

江南二月,早春时节。大地回暖,万物复苏。昨日友人报我,桃花开了!我心头一喜,哦,春天该是真正的来了!今日一早我便来到野外,健步寻芳。果然望见黝黑的桃枝上,一树红蕾。有性子急切的,已然张开粉红的小脸,笑对春风……

桃花有别于这些时日开得正闹的玉兰花。后者如洁白的灯盏,高高的挂在树梢,显得有些冷艳、孤傲。桃花不同,她低姿烂漫、红艳娇媚,热情似火。有如一片片红云,与嫩草初青和绿意婆娑的垂柳相映衬,构成了一幅熏红染翠、春水潺湲、纸鸢翻飞的春日胜景。“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诗经》);“满树和娇烂漫红,万枝丹彩灼春融。何当结作千年实,将示人间造化工”(吴融《桃花》);“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张志和《渔歌子》)。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桃花象征着春意、爱情和美好,光艳千古,久驻人们心扉,并引致历代文人骚客争相观睹,觅句寻诗,遗下篇章无数。

许也是喜欢陌上花开时节,父母便安排我于桃花花香之际投身人世。从此,我便在故乡老宅院墙边那一株老桃一年一度的开合之中,日夜的滋长。每当花开时候,满树红霞,落英缤纷。脱去了冬装的我,和小伙伴在桃树下拾拾花瓣,取桃脂,驱蚂蚁、抓蚯蚓、捉小虫。冬去春来,一年一度桃花开,便成了我幼时心中的冀盼与梦想。

不知何时,老屋院墙外的那株桃树早已无踪影。许是老死的吧,又或是被大人因故伐去。好在桃树

在我们家乡算不得名贵果木,它的生命力也是旺盛的很,村前屋后、田头地角,无论贫瘠,多有所见。只是“可怜地僻无人赏,抛掷深山乱木中”,少有人怜顾罢了。自从离开家乡,出外求学、谋生,高居都市华屋,少归故里,该有些年月未得一睹家乡桃花的红颜了。日子一久,便有些牵挂。日有所思、夜有所想,偶或便有桃花仙子依依潜入梦来。便似老友相逢,令我心生欢喜。

父亲遽归道山,也是选择在了桃花开了时候。记得父亲去世那一年的早春二月,身为人子,我专从外地赶归故里探视,并与兄嫂一道为老父筑建生茔。从筹划到选材备料,再请人施工,忙碌得很,无有他顾。事成之日,立于墓前,抬眼四望,骤见一池春水,涟映斜阳。阡陌纵横,油菜花金黄连片。左前方十米开外,两株新桃吐艳怒放,一树红霞,尤为绮丽明媚。让见惯了城里奇花异草的我不禁诧异。我情不自禁走近去,抚枝弄蕊,熏染芬芳。如今想起来,那一树桃花便似专为我父亲送别绽放。更有似父亲临终前的回光返照,别样鲜丽。因为仅仅时过半月有余,父亲便无疾而终,驾鹤西去!江汀半凋,败红衰翠。便似草木芳菲亦通人性,出殡之日,原本盛放的桃花正零落凋谢!残红点点,满地落英,俨然苍天垂泪。栖鸦阵阵,青天如洗,举目悲凉。“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物是人非,阴阳两隔。翌年的早春,赶去父亲坟前祭拜。春寒尚未褪尽,

那两株桃花开则开矣,只是远非昔年闹猛。稀稀啦啦,无精打采不说,那花蕊的神情里终究难掩一种酸楚与悲怆。我明白,这更多的是自己的心境使然。如此看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真要做到,还是要有定力与境界的。

荏苒年华,转瞬已是人到中年。饱尝人世的冷暖与况味,苦也好,甜也罢,生离死别、喜怒哀乐的点点滴滴都已化作人生的履痕和成长的养料,溶注于心胸。早年几度诵读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深深向往于文中的安宁、和乐与天下大同景象。如今再度捧读,文辞美则美矣,只是已经释然、放下。时光越老,人心越淡。岁月并不如歌,相反它恰如窃贼不经意间偷去你许多的美好,甚至带给人们许多的伤痛与煎熬。心越软,人越善良,懂憬的破灭便越发痛楚。桃花源记原是善类古人对于美好社会的一种渴念、向往和寄寓,更可以说是出于对现实社会不满——理想幻灭后的一种逃避与遁世!月有圆缺,世有善恶,人有悲欢。便如眼下的桃花,花开花谢,那是大自然的四时易序与变化,规律使然。英国诗人米尔顿在《失乐园》中有云:“心是居其位,只在一念间,天堂变地狱,地狱变天堂”。事实上许多的物事非关有形的物质,而关乎我们的意念。一念一世界。桃李不言,是你心之观照。春风吹涌,更是你的心在萌动。世无桃花源,可只要你制动守静,常发正念,潜心向善,心灵的桃花源又兀自立在那里,无处不在,处处有情,事事随喜,大千世界,无时无刻不桃李花开。

怀念胡国钧老师

□应勇

去年岁末,当我从永康诗词群上惊悉胡国钧老师溘然长逝时,第一反应就是噩耗讹传。待看到胡松植先生的《沁园春》挽词,方知这已是无可更改的事实,便只好徒叹奈何。胡老师已然远行,“鹤驾如飞”,我甚至已难以抓住他的背影,那就让我从记忆中拣拾其一鳞半爪,聊以怀念罢。

余生也晚,无缘在胡老师执鞭永中时做他的学生。还算有幸的,是1976年教育局举办的民办合同教师培训班,让我有机会认识胡老师。当时还不知道胡老师是作家,只听说他是永中的名师,听了他的讲课,果然名不虚传。由于自己偏于内向,拙于交际,未曾于课后援疑问学,而只是默而识之,因而错过了走近胡老师的点滴时机。

第二回见到胡老师大约是在1982年。我在岩后初中任教,到芝英中学参加一个由区教办组织的教研活动,内容之一就是胡老师为我们讲文言常识“古今异义”。他从课本中找来许多典型例句,又征引了课外的相关资料,娓娓道来,让我们不知不觉地追随着他“上下求索”,叩问古今,大有“如坐春风”之慨。其中一段材料有个“三年两去金华”的例句,至今记忆犹新,因为在后来的教学让我不止一次地引用过。当时胡老师应该是调到教研室了吧。他与章诚老师分别担任初、高中语文教研员,精诚合作,将全县语文教研搞得风生水起,而他俩的学者风范与赤子情怀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第三回是2003年前后了。时任《明珠》文学季刊执行主编的胡老师相约与我所在的学校合办一期高中生作品专辑,我作为语文学科组长自然便有一些相关事务与他联系。从文稿的征选、修改到刊物的印行,来来回回,大概跑了三四趟编辑部。无论是正在电脑前创作,还是编稿,只要我登门,他就立即起身相迎,泡茶让座。每与我聊文学、聊写作,总是循循善诱,有长者之风。

自打加入市诗词学会,特别是参与《永康历代诗词

选》的选编之后,接触胡老师的机会多了起来。作为此书的两位执行主编之一(另一位为胡松植先生),胡老师的确是事无巨细,皆亲力亲为,甚至还把全书电子稿打字任务都扛起来。这样一本涵盖1600多年间近300位诗人千余首诗词,卷帙浩繁的大书,该花多少气力才能打完啊!我等晚辈曾于心不忍地建议他,能否多花一点钱拿到打字店去打?他连连摇头,接着跟我们解释道:“这不是钱的事情。我考虑的是质量。你看这么多作品,来自各种古籍,包括宗谱资料,满眼多是繁体字、异体字、冷僻字,我怕错误太多,还是我自己来吧。”就这样,年近八旬的胡老师整整干了一个月。

《永康历代诗词选》出版不久,发起人和主编徐小飞先生为感谢编辑们的辛勤劳作,率领大伙赴台湾一游,往返凡6天。也是机缘巧合,我恰好与胡老师合住一室。相处既久,也就无话不谈。有一晚,他忆及十余年前自己因忧心永康教育,曾在一次专门会议的发言中毫不客气地批评任某中学校长的一位当年的学生。胡老师说,我是看着他成长起来的,难受啊。其实,那些话倒也不仅仅是针对他个人的,不过让他红一下脸,清醒一下头脑,也总有点好处吧。于是,我憬然有悟,胡老师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时就以做党和政府的诤友为己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直陈时弊,真诚献策。面对学生的失误时,自然也不会改变其诤友的初心和本色。

呜呼!良师已逝,益友不再。我自知区区短文,岂能挽回逝者的鹤驾。于是爱作《鹧鸪天》小词一首以送之云尔——

连日阴霾罩丽州,良师溘尔驾鹤游。回首乡关已千里,西天何处是尽头?

了尘缘,友沙鸥,渔樵江渚亦风流。根留永邑应无憾,再弄丹青写春秋。

新诗看台 永康日报、永康市作家协会主办
山川大药房友情协办

陈星光的诗

象珠老宅

仿佛听见明清乡村缓慢的寂静,
夹杂在现代无序的纷乱中。

迎讶我们的是一幢幢无言的空旷
和外地口音,间或几声犬吠。

砖石有了包浆,雕梁栩栩如生。
主人何处去了?史册只记载少数人的姓名。

长长的弄堂依稀浮现成群少年的闹腾
和大人质朴的问候。我的妻也曾翩跹在其中。

一代一代,乡村已不是旧时的乡村,
鸟儿新搭了巢,老宅也渐渐成为乡愁的符号。

大年初一,我跟随岳父岳母和妻舅
遇见齐家堂祭祖的身影庄严而繁盛。

我们既是主人,也是客人。
离开时,仿佛身上也落满时间的灰。

唯尖山葱绿依旧,
荫底这方水土和勤劳倔强的人民。

从峡源坑到挂纸岭

枫叶弹奏深冬的琴弦。
阳光洒下金黄的光线。
老人和狗,古老村庄的向日葵。
一溪清水流不出宿命。

我们这些中年的人子啊,满脸风尘,
清泉前思量半生:
什么是生命中弥足珍贵?
如何安妥余生?
山中一叠叠苍莽原始的寂静。
一条山道从宋朝延到如今,
落叶遮盖了学子的脚印。
不见挂满诗篇的树梢,
只留下传说 挂纸岭。

无人。松涛阵阵——
群山吸走历史的轰鸣。

冬日三渡溪

躺在开满小花的草地
深蓝的天空,微波不兴的海
沉默是神祇,阔大的寂静
覆盖这片山川

关于时代的思考太重了,我背不动
一只蚂蚁也承受了它的威权
铁条要封住每一扇门窗,口舌尖叫
羊无处可逃

小草的倔强像星星的脸庞
天地是我庐,大块假我以文章
青山相对出,谁能彻底折断它的脊梁
一代一代,我们去推那堵厚厚的墙

夕阳晕染出一幅幅山水画卷
它不会老去。我们的归途
与古老的灵魂,和未来的人们
恰恰相遇

百年山川

传承中华文化
弘扬国医国药



山川大药房

义丰号地址 望春东路86号
电话 0579-87830120 87126908
西站店地址 城北西路220号
电话 0579-87117752